



■忆海拾趣

□邵勇胜

乍启典先生的国画早已蜚声省内外,不少佳作已漂洋过海,在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地展出和收藏。因为是同乡,又相处多年,我对他高尚的品格和如痴如醉追求技艺的精神多有感触,有些小事想起来也令人赞叹不已。

前些年,滨州地区文化局每到年终都要召开一次综合性表彰大会,乍先生总是要发言的。

那次会议,我负责材料组的工作。发言者十余人,时间一天。发言稿均在五千字左右,要求只要照本宣读,最好不要加以说明。要有一人延长时间,就会把下边的同志挤掉。

听同志们说,乍先生爱讲身世,因为他出生在高苑县城的西关,那也是一个小小的花花世界,他又亲身经历了封建、日伪、国民党三个统治时期,人间悲凉,历历在目。他自幼家境贫寒,求生不易,过早辍学,习艺更难。他曾跟随父亲干过二十余年木匠,为不

# 启典其人

给伪军头目作画,两次遭受毒打。人下人的艰难处境,使他终生难以忘怀。因为“素材”丰富,乍先生讲起来往往滔滔不绝,无需讲稿,那是印在心灵深处的一部家史。因此在乍先生走向讲台时,我特意嘱咐他:要按讲稿发言,最好不延长时间。开始他还遵守诺言,但在讲身世那一部分时,却离开讲稿,很流畅地叙述起来。他的“违约”,使我焦急不安。我盼望他讲一阵后,最好再回到讲稿上去,但他全然没有那个意思。我有些沉不住气了,便借倒茶机会,低声提醒。他略有所悟,便念起讲稿来。念完一段,又离开讲稿,我便再去倒茶。他终于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言完毕。

事后,我和一位同事提起此事。同事说:乍先生若事事精明,件件想得那么周到,别说成为自学成才、名闻遐迩的著名画家,恐怕在木匠行里也算不上高手。真是语惊四座,我深以为然。

乍先生1983年入党,是老党员。1985年整党时,我们支部的党员,年老体弱者较多,书记

说:身体不适者可早退。乍先生年龄最大,且患冠心病,但却是积极分子,铃声一响,便手端茶杯,步入会议室,坐得端正,听得认真。休息时,党员们聚在院内的树下小憩,他总神采奕奕地参加进来。听其言,观其行,乍老颇有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的自豪感。

写对照检查时,他提前交卷。书记看后,便放在抽屉里了。因为是支部委员,散会后,书记便拿出来请我过目。

等我仔细读完,书记笑着说:咋样?我竟一时语塞。原来他的对照检查,竟是一份详细记录他近几年劳动成果的流水账。如赠外国友人国画多少幅,出国展览多少幅。记得其中有各界人士慕名求画者,竟达一千多件。最后检讨了两个缺点:一是政治学习不主动;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。

按我的理解,对照检查,乃是对照党章,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章程的要求。面对乍先生的这篇“辛苦账”该如何回答是好?开句玩笑,一笑了之,那倒省事,但这毕竟是一次严肃的整党运动

●民间习俗、方言土语、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间特色吃食,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,都可以给本版投稿。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、老街里的“百事通”,也欢迎您到“口述城事”里来跟我们唠唠嗑。

●电子邮箱:wanghui3050@126.com

■饮饌琐忆

## 腌茄泥



□纪慎言

形容一个人没有精神时,有人好用“跟霜打的茄子一样”来比喻。其实,茄秧一般等不到霜打,人们多在寒露之前就拔回家了。

拔茄秧子的时候,茄秧上都还带着一些没有长成个的茄苞子,这些茄苞子大点的像拳头,小点的像鸭蛋或者牛眼。这些连把儿一起被拔下来的茄苞子,在庄户人家的眼里也是宝贝,虽然炒、熬、烧都派不上用场,但是它们还能够做成美味咸菜——腌茄泥。

现在的老年人大多是吃咸菜长大的。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,窝头、黏粥、咸菜是“万岁食谱”。秋后时节,能够吃上母亲做的腌茄泥,比起经常吃的白菜帮子疙瘩头来说也算是换换肚茬儿尝尝鲜了。

做腌茄泥比普通的腌咸菜还要多一道“热处理”工序。用那些萝卜白菜的腌咸菜,只要洗吧洗吧之后往咸菜缸子里一扔就得了;而这腌茄泥还得把洗干净的茄苞子先放锅里蒸熟了才行,不然它成不了茄泥。茄苞子蒸熟之后,要彻底晾凉,因为腌茄泥要装坛子或者罐子,热着放进去容易变酸。蒸熟晾凉后的茄苞子被码放在可大可小的坛子或者罐子里,而且码放一层茄苞子就撒上一层盐,这样一层一层地码放好了之后,就用个吃饭碗扣住坛子或者罐子的口,然后再用黄泥把透气的缝隙抹严实,封起来。这样等上个半月十来天的就可以开坛享用了。这时的熟茄苞子经过了密封焖腌,有了一些发酵的效果,所以在把它们挖出来放盘中捣烂成泥的时候就可以嗅到一股香味儿;吃起来就比其他咸菜可口解馋。尤其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来说,这柔软细腻咸中带香的茄泥真是吃窝头喝黏粥的绝好咸菜。

有讲究的人,还会在捣烂了的茄泥中再掺些剁碎了的韭菜花,甚至再点上点芝麻油,好家伙,这时候的韭菜花茄泥简直就成了可上大席的美味佳肴!

有没准备韭菜花而又愿意吃韭菜味的人家,就在腌茄苞子的时候把适量切成小段的韭菜一同腌在里面。这样,开坛吃腌茄泥时,不仅有韭菜的味道,而且那绿色的韭菜叶也给这好味的茄泥增添了一点诱人的色相。

如今,吃腻了鸡鱼肉蛋的城里人,大多又想回归大自然了。所以,几天前老伴从市场上买来茄苞子然后加韭菜花做成的韭菜花茄泥,成了我们俩频频不离的减肥降脂的保健菜。

■看图老济南

## 秋末杠老杠

文/图 姜振民

记得上小学时,每逢秋末,杨树叶子刮得满地都是时,好多男生的鞋里面,放着无数根杨树叶的柄,游戏时,两人从自己鞋中找一根粗而有韧性的杨树叶柄,济南叫老杠,用自己的老杠勾搭对方的老杠用劲拉,断者为输,孩子们视久战不断的“老杠”为宝贝,经常在小朋面前从鞋里拿出来夸耀,这种游戏历史悠久,古代称“斗百草”,但这种鞋里藏老杠的游戏早已消失了。



■民间记忆

# 在那凭票证供应的年代里

文/片 李贞寅

如今我还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布票、粮票和油票,每当看到当年使用的那些票证时,回想起当年遇到的那些难处,像放电影一样,一幕幕展现在面前……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,我被调到泰山背后深山峪谷中的一处农村小学任教。这个村庄一百多户人家,正是新学期开始,所招收的一年级新生,女生的衣服都是用几块不对色的碎布块对接后做成的,大部分男生露着上身,光着脚,只穿一个裤头,其中两名男生连裤头也没穿,全身裸露。我询问其情况后,得知一名学生父母双亡,和两个兄长相依为命。另一名学生,父亲已去世,母亲多病卧床,没法做针线。了解后,我跑七里地到武庄供销社想拿钱给两个男生各买个短裤穿上,可供销社却只凭布票供应。当时我全年只发给三尺三寸布票,可是已经几个人把布票凑在一起做了件衣服,没布票短裤没法买了。这时,我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上看到花格小手绢不用布票,我拿一块比了一下,两块手绢能做个小孩裤头,我喜出望外,买了4块手绢和松紧带,在武庄村找了一家缝边店做了两个小裤头,带回学校后送给那两



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, 上世纪90年代这些票证还有在用。

个光屁股的男生。这样全校学生没有露着屁股上学的了。

在那个年代,我和妻子分居两地,妻子在农村,我在外地任教,在冬天到来时,因没布票,没法再做棉被,两个都各盖一床被子,上面盖点棉衣,勉强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冬天。

没布票难,吃粮食更难。那个年代,我们吃国库粮的每人每月只供应27斤成品粮。面粉3斤,玉米面8斤,其余全是地瓜面。那时,我弟弟在山东工学院上预科

班,在学校天天吃不饱,他回家常说:“饿了只能喝开水,吃咸菜。”他因营养不良,得了水肿病,小腿肿得和大腿一样粗,走路时,一点力气也没有。父亲对我说:“你平时节省点口粮,换点粮票,给你弟弟送去。”我每月供应27斤口粮,一个月只能节约3斤2斤的给他送去。

1960年春节,我平时节省了5斤面粉带回家过节,那时我全家5口人,那年为过春节,生产队只分给我家3斤小麦。过节包水饺不能

全用面粉,得兑上地瓜面。用煮熟的水饺上供祭祖时,母亲满口念念有词:“家亲们,别怪晚辈们没良心,不给做碗纯白面的水饺吃,在这个年月里,我们实在没有啊!”在那个年代人们不管是糠还是菜,能填饱肚子,也就满足了。

在那个年代,人们穿衣难,吃饭难,吃油更难。那时我们吃国库粮的,每月还能供应半斤食油,农民们滴油买不到。那时,我们家乡的乡亲们都吃煎饼,多是地瓜面做的。要摊煎饼得用油擦摊煎饼的鏊子,如不用油擦鏊子,摊的煎饼就揭不起来。我几个月往家带半斤油去,家里也舍不得做菜吃,只是倒在油罐里,用来摊煎饼擦鏊子。邻居家摊煎饼时,没油擦鏊子,到我家找点油,他们看我家的油也不多,再在油罐上刮点油泥。那时,各家各户中午做顿蔬菜吃,没油炒菜,有的砸几个核桃,把核桃仁掰碎,放进热锅里,有的扒几个蓖麻籽仁,炒炒,当油吃。

如今,凭票证供应的年代一去不复返。布、面粉、食用油一切物资都敞开供应。要买布,从普通布料到绫罗绸缎,应有尽有。要吃什么,就做什么,面粉、大米,五谷杂粮,样样俱全。好日子过得比蜜甜,过上好日子,可别忘记那个一切凭票证供应的年代!